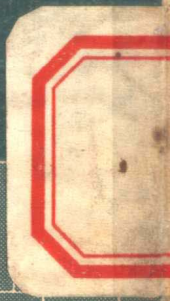


香港經濟現況與出路

經濟導報社編印



香港經濟現況與出路

鍾國治 鍾國雄 鍾國輝





新經濟叢書

香港經濟現況與出路

經濟導報社編印

楊習懷
五三年六月十七日
曉子丁人民日報

一九五三年六月出版



新經濟叢書

香港經濟現況與出路

一九五三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

編輯者：經濟導報社編輯委員會

出版發行者：經濟導報社

地址：香港乍畏街一〇二號四樓

電話：二三九〇六

電報掛號：〇八〇二

承印：中央印務館

地址：香港保良新街廿八至卅號

電話：二五五七一

前言

全世界人民爲爭取保衛和平而進行的堅決鬥爭，已經因六月八日簽訂的關於戰俘遣返問題的協議而取得了巨大的勝利；現在，我們更可堅信：雖則還要全世界人民繼續不斷地努力，但和平到底是可以戰勝戰爭的！其次，在目前的世界形勢之下，極其重要、而與進一步爭取世界和平有莫大關係的，是展開世界各國間平等互惠的自由貿易，因爲世界和平和各國間平等互惠的自由貿易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和平就沒有自由貿易，而爭取自由貿易則又可大大地促進世界和平。

我們大家都知道，所謂「禁運」，是美國戰爭政策的一個重要部份。美國原想以「禁運」一方面窒息蘇新國家——特別是新中國，一方面加緊侵奪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殖民地的市場；然而，結果並不完全如美國所料：蘇新國家不但沒有受到「禁運」的不良影響，反而互相間團結合作得更加緊密，從而加快了壯大自己的速度，我們祇看看新中國三年來震動世界的偉大成就，便足以證明。反之，各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殖民地，倒真正遭受到「禁運」的巨大禍害：最近，英國首相邱吉爾，在英聯邦會議結束之際，竟不得不在英國議會上再度喊出「要貿易、不要援助」的口號，並聲稱英國「在不久之將來，對這點要作有效的表示」，可見「禁運」禍害的嚴重，已達到使英國不能再忍受的程度了。其實，去年來英、法、比、印度、錫蘭、緬甸等國家，早就陸續有貿易代表團到北京和新中國做生意了。拿香港的情形來說，「禁運」給我們帶來的也是可怕的禍害：我們編印這本小冊子，主要的動機就是想以最近的具體數字和事實，來說明美國的「禁運」政策怎樣傷害了香港經濟，使讀者對「禁運」在香港工商業以至財政、金融、航運、物價等方面所造成的禍害有一個比較有系統和比較明晰的認識。由此，我們便可確認香港經濟的出路，即要使香港經濟好轉，首要的是必須解除「禁運」，從而也就必須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管制

「其次，這本小冊子所列表的具體數字和事實更告訴我們：正如前香港西商會主席勞勃茲所說，對中國的貿易爲香港經濟生活的主要部份，因此，要使香港經濟好轉，除解除「禁運」、「管制」外，我們還須面向祖國，依靠祖國，何況祖國又已開始了國史上空前偉大的經濟建設！」

和平是需要努力爭取才能獲得的，自由貿易也同樣必須我們去努力爭取才能實現。今天世界和平力量既已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且這些成就正在日益增長中，自然也就給我們爭取自由貿易創造了異常有利的條件，英、法、比等國家有地位的工商界人士不是也已經開始行動了嗎？香港工商處副處長指出：「在西方各國的一致要求和推動下，自由貿易始終還是要恢復進行和謀取發展的」。我們相信，香港工商界爲了本身的利益、爲了香港經濟的好轉甚至世界的持久和平，對於爭取自由貿易的實現，是決不會後人的！同時，面向祖國，建立並加強和祖國的聯系，以便創造並促進和祖國進一步展開貿易的條件，更是目前香港工商界刻不容緩的事。英國駐港商務專員夏理臣說：「朝鮮停戰之後，英國政府（包括香港政府在内）將要求有一個與中國大陸進行貿易的均等機會」。總之，在今天的形勢之下，香港工商業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問題只在我們如何切實努力，爭取較好的前途早日實現。

最後，我們還得申明：這本小冊子所刊印的文章，都是從今年各期經濟導報中選輯而來的，其中大部份會由原作者或編者加以修正和補充；同時，爲了使閱讀上和編排上較有系統，我們分成了貿易（包括航運）、工業、財政物價金融及附錄等四部份。我們希望各位讀者都能够從這本小冊子裏獲得一些幫助；如各位讀者有何卓見或批評，更望不吝來函指教。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篇 目

(一) 貿 易

禁運管制下的香港貿易.....	(一)
從統計數字談到香港需要和平貿易.....	(五)
今年來香港的對外貿易活動.....	(一一)
香港航運危機及其展望.....	(一七)
和平與香港工商業.....	(二三)
迎接即將到來的和平局勢(香港工商界筆談)	
和平對香港商場有莫大好處.....	(二七)
中港貿易大有可為.....	(二八)
朝鮮停戰對香港進出口業有利.....	(三〇)
和平可使銀行業向好.....	(三一)
南北行商人都渴望和平早日來臨.....	(三三)
五金行應該怎樣調整自己的經營方針和方法.....	(三五)
西藥業必須倚靠祖國才有前途.....	(三七)
原料行準備多做生意.....	(三八)
「禁運」解除後保險生意會好轉.....	(三九)
工業發展需要和平安定的環境.....	(四〇)

談西商會主席哥拉關於香港一年來商業情況的報告

(四二)

滙豐銀行董事長摩士報告裡的「盈」與「虧」

(四六)

(二) 工業

香港工業近況與出路

(四九)

日貨傾銷是香港工業的嚴重威脅

(五七)

應該為香港廠商的生息着想

(六一)

日貨轉口與香港工業的苦悶

(六四)

(三) 財政、物價與金融

論香港財政預算

(六七)

禁運前後的香港物價趨勢

(七七)

今年來香港的金融動態

(八三)

(四) 附錄

一、香港滙豐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摩士在該行股東年會上的報告

(九五)

二、香港西商會主席哥拉在該會年會上的報告

(九八)

三、香港西商會一九五二年年報

(一〇二)

禁運管制下的香港貿易

章曉

最近，關於香港的經濟、特別是貿易問題，常常被提起，並且也很引人注意。提到的和受注意的問題，大多是與禁運和管制有關的。根據一般的意見，禁運和管制已經造成了很不利的影響，因此，每一個考慮到香港的或是自己的經濟利益的人，都希望能擺脫這種影響。

二月下旬，香港滙豐銀行舉行股東年會，該行的董事長兼總經理摩士在會上作了一個報告，在談到貿易問題的時候，這位摩士先生特別強調過英國財政部長提出的「要貿易、不要援助」的口號，認為這是英國政府的政策，而「如果這個基本原則能被美國權威人士所接受，則不但美元恐慌的威脅可以減輕，東南亞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可以有較大的改進的希望。」可是，實際的情況是怎樣的呢？摩士說：「各國對貿易所加的阻碍，不幸竟成為到處流行的一種現象」，所以他「希望各國政府能够盡可能的減少對於貿易的干涉」，並且認為「這種貿易的交流，最後終歸是會繞過阻碍而找到出路的」。三月上旬，香港英國政府舉行了一個立法局會議，港督葛量洪在會上發表的演說也提到了貿易、特別是香港貿易的問題。他既認為香港的經濟與生活「都有賴於貿易與商業的高度自由」；又認為「香港政府並非對管制有特別興趣」，並且「在不斷地注視着各種管制在香港經濟生活上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可是，作為一個英國政府的官員，葛量洪却只好說：「我們不能『自行其是』……例如，我們必須遵照聯合國對戰略物資禁運的決議」，所以，「在最近的將來，貿易的回升是沒有多大希望的。」港督葛量洪認為：這是一種不是香港自身所能扭轉的「惡劣情勢」。

一點也用不着懷疑，香港經濟的確是處於日益嚴重的「惡劣情勢」之中的。去年香港英國政府發

表的一些統計數字，就說明了這一點。

這些統計數字所反映出的去年香港對外貿易的情況是：

一、一九五二年香港進出口貿易較一九五一年有了進一步的衰退。據香港英國政府工商管理處的統計：去年全年香港的進出口貿易總值共六六七、八四九萬元，較一九五一年減少了二六二、四八五萬元，即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八點二。其中，去年全年進口貿易總值三七七、九四八萬元，較一九五一年減少了一〇九、〇八三萬元，即百分之二十二點四；出口貿易總值二八九、九〇一萬元，較一九五一年減少了一五三、四〇一萬元，即百分之三十四點六。這顯示了：去年香港對外貿易的衰退，出口遠較進口為甚。這也說明了香港對外貿易的衰退，正是禁運與管制所造成的惡果。

二、香港英國政府海事處發表的貨運統計數字也說明了香港對外貿易衰退的趨勢：一九五二年全年經由海洋、內河輪船載運進口和出口的貨運噸數一共是四、三九四、五四六噸；較一九五一年的貨運數字再減少四九四、五一九噸，即百分之十點一。其中，去年全年進口貨運共二、九八四、六八一噸，較一九五一年的進口貨運噸數減少了一四三、三七五噸，即百分之四點六；而去年全年的出口貨運噸數却只有一、四〇九、八六五噸，較一九五一年減少了三五二、一四四噸，即減少達百分之二十之多。

三、因出口貿易萎縮而形成的入超額，去年急劇擴大。計去年全年入超八八、〇四八萬元，較一九五一年全年的入超額增加了四四、三四八萬元，即增加了將近一倍。從貨運統計數字上所看到的入超額，去年全年亦達一、五七四、八一六噸，每月平均入超一三一、二三五噸。入超額的擴大，就不僅反映了香港商業的蕭條，而且也反映了因禁運管制破壞了正常的貿易關係而引致的銷售條件的不斷惡化。

這種衰退與惡化現象自然是非常嚴重的。而這種嚴重現象之所以出現，又是一向決定着香港經濟盛衰的對中國貿易在去年因禁運和管制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的結果。英國外長艾登三月十二日在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的宴會上曾這樣說：「在和平時期，香港和各國有關的生意是蓬勃的，那裏成為世界最大的貿

易中心之一。但是，由於禁止運載戰略物資給中國，香港便消失了它在正常經濟上的作用」。而這樣的情況，在前些日子摩士的報告中，則稱之爲「一宗嚴重的事件」。

香港英國政府發表的貿易統計，是這樣反映了去年香港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情況的變化的：

在一九五二年裏，香港對中國進出口貿易全年總值爲一三五、〇三〇萬元，這個數字較一九五一年減少了一一一、六五九萬元，即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五點一。由於這個緣故，去年香港對中國貿易進出口總值在香港全部對外貿易總值中所佔的比重，便從一九五一年所佔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五，下降到去年的只佔百分之二十點二。這種減少，也就是香港整個貿易活動衰退的癡結。

可是，應該注意到的事實是，香港對中國貿易的減退，並不是進口和出口一致減退，而只是出口（從香港輸出到中國去的）貿易的減退。香港官方的貿易記錄顯示：去年全年從中國大陸輸入到香港來的貨物，共值八三、〇二二萬元，僅較一九五一年從中國輸入貨值總額減少了三、二八七萬元，即百分之三點八；同時，還應該注意的是，儘管從中國輸入的貨值減少了一些，而從中國輸入香港的貨值在香港全部輸入值中所佔的比重，卻從一九五一年所佔百分之二十七點七上升到去年的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九。這表明，香港對中國的進口貿易還是正常的，因爲它並沒有受到什麼人爲的阻礙。而我們知道，正是這些從中國輸入的維持在一定水平上的數量的貨物，對去年香港的轉口貿易活動，起了很大很重要的支持作用。

但在香港對中國的出口貿易這方面的情况，却是恰恰相反。統計去年從香港輸出到中國大陸去的貨物，全年共值五二、〇〇三萬元，較一九五一年減少的數字減少了一〇八、三六六萬元，即減少達百分之六十七點五之多。由於這個緣故，從香港輸出到中國去的貨值在香港全部輸出貨值中所佔的比重，亦已從一九五一年所佔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二，降低到去年的只佔百分之二十七點九。同時，也是由於這個緣故，香港對中國貿易的差額，乃從一九五一年之出超七四、〇六九萬元，到去年一變而轉爲入超三〇

、九九四萬元。這顯然是一種非常不正常的現象，這種現象之所以出現，正是禁運和管制一連串人爲的障礙破壞了正常的貿易交流的結果。而我們更會知道，就是因爲從香港輸出到中國去的貨物急劇減退，才使到香港整個貿易活動陷入嚴重的癱瘓狀態中，從而使這個「最大的貿易中心」消失了它在正常經濟上的作用」。

如果香港消失了它在正常經濟上的作用，或者說，英國已經不再能在香港取得期待中的經濟利益，那麼，香港的存在會有什麼意義呢？這的確是一個很難想像的問題。

正是因爲這個緣故，當美英會談公報發表，說是英國已經「保證」將要對輸送戰畧物資到中國的航運加緊管制的消息傳出之後，一方面是在香港工商界裏激起了很大的波動，使他們對未來的貿易活動感到極大不安；另一方面也引起了香港輿論很大的不滿。例如，一向反映香港英國商人意見的「德臣西報」和「南華早報」，就先後發表了社評。「德臣西報」在談到英美的加緊管制的協議時，認爲那「會在香港造成不良影響」。它說：「要求與中國切斷一切商務關係，從那些內部經濟不必倚靠這種貿易的國家來說，固然來得容易，但是將這個政策應用到香港這樣一個地方來，却是要引起尖銳而苛刻的問題的」。因此，這張報紙的社評堅決表示要「反抗足以引起窘迫或進一步破壞我們經濟的新措施的任何壓力」。「南華早報」在說明了類似的觀點之後，也表示「在嚴重的內部困難所引起的痛苦下，我們要保護我們的經濟。」

這是一個非常顯著的分歧：加緊管制就是要求香港作更大的犧牲，進一步破壞香港經濟，這是和保護香港（從而也是保護英國）經濟的意願完全相悖的。因此，如果認爲關於加緊管制的協議是表示了英美的「更趨一致」的話，那無疑是自欺欺人的。

艾登之曾曰：「香港必須生存下去！」（路透社、合衆社三月十二日電）這句簡單的話裏包含着的是頗不簡單的意思呢！

從統計數字談到香港需要和平貿易

明遠

進一步衰退的貿易紀錄

今年一、二月份的香港對外貿易統計數字，不久之前已經發表出來了。我們看到這些數字的時候，也正是英美會談據說已經在加緊管制這個問題上獲得「協議」的時候，因此，這些數字帶給人們的印象，便不能不來得特別黯淡了。

發表了的貿易統計數字，基本的趨勢和去年的情況一致的，如果說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今年頭兩個月貿易紀錄有了進一步的衰退。

時 期	指 數
1951年每月平均	100.00
1952年1月份	75.01
2月份	70.08
3月份	67.69
4月份	64.54
5月份	68.66
6月份	62.20
7月份	73.30
8月份	65.56
9月份	80.60
10月份	73.68
11月份	72.18
12月份	87.91
1953年1月份	82.56
2月份	71.45

今年一月份香港對外貿易的進出口總值一共是六億四千零十萬元，比去年十二月份的貿易總值減少了四千一百五十萬元，即減少了百分之六點一；今年二月份香港對外貿易的進出口總值一共是五億五千四百萬元，比今年一月份再減退了八千六百萬元，即減少了將近百分之十四。如果以一九五一年每月平均的進出口貿易值爲一〇〇，則去年以來到今年二月份爲止各月份貿易值的指數如上表：

從指數的變化上看，今年一、二月份和去年比較起來，並不顯得太寒儉；和去年同一時期以至和去年頭八個月的指數比較起來，更還是等而上之的。不過，應該而且也必須注意到的情況是：去年前大半年的香港對外貿易活動，是比任何時期都來得慘淡的，這種慘淡的情況，在去年最後的幾個月裏曾經逐漸出現了好轉的趨勢，如果這種好轉的趨勢繼續下去的話，雖然談不上完全扭轉香港貿易的頹勢，但至少也可以讓人多一些希望。而今年一、二月份的貿易數字，却顯然是會重新令人感到頹喪的。

令人不能不重新感到頹喪的，仍然是那個老問題：爲禁運和管制所造成的出口貿易的萎縮。在今年一月份裏，香港對外貿易的進口貨值共三億七千七百六十萬元，比去年十一月份的進口貨值只減少一千零二萬元，即百分之二點六；今年二月份的進口貨值也還有三億二千六百萬元，比一月份減少了三千四百萬元，即百分之十三點五。但是，出口貿易減退的程度却是超過了進口貿易的：今年一月份香港對外貿易的出口貨值只有二億六千二百五十萬元，比去年十二月份的出口貨值減少了三千一百三十萬元，即減少了百分之十點七；今年二月份的出口貨值更只有二億二千八百萬元，比今年一月份的出口貨值再減少了三千四百萬元，即百分之十三。

由於這個緣故，只是在今年頭兩個月裏，香港對外貿易的入超額就超過了兩億元。其中，一月份的入超額是一億一千五百萬元，二月份的入超額是九千八百萬元。這樣龐大的入超額，在香港對外貿易極度慘淡的去年，也是並不多見的——在去年，全年的入超額也不過是八億八千萬，即每日平均入超七千三百萬元。

所有這些，就構成了一九五三年一開始的時候的香港對外貿易活動的黯淡的畫面。

比較穩健的港華貿易

在一般的貿易活動是表現了衰退的情況下，香港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却比較穩健。這是從今年一、二

月份香港對外貿易的統計數字中很容易看得出來的特點。

從中國大陸輸入到香港來的貨物維持着正常狀態：今年一月份，從中國大陸輸入的貨值共八千三百三十七萬元，比去年每月平均輸入的中國貨值增加了一千四百一十九萬元，即增加百分之二十點四，比一九五一年時每月平均的輸入值也要增加一千一百四十五萬元，即增加百分之十五點九；到了二月份，從中國大陸輸入的貨物也仍然維持着八千萬元的貨值。因為這個緣故，中國貨物輸入值在香港全部輸入值中所佔的比重，今年一月份佔了百分之二十二，今年二月份更佔了百分之二十四以上。均超過了去年（佔百分之二十二）和一九五一年（佔百分之十七點七）的水平。

從香港輸出到中國大陸去的貨值，比起一九五一年來固然是遜色了許多的，但比起去年的平均數字來，則頗有進展：今年一月份，從香港輸出到中國大陸的貨共為八千一百七十九萬元，較一九五一年每月平均輸出到中國去的貨值是減少了五千一百八十多萬元，即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八，但較去年每月平均的輸入值却增加了三千八百四十多萬元，即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九之多；今年二月份，從香港輸出到中國大陸去的貨值也有七千萬元，較去年每月的平均數字還要多出二千六百六十多萬元，為數仍很可觀。因為這個緣故，從香港輸出到中國大陸去的貨值在香港全部輸出貨值中所佔的比重，今年一月份達到了佔百分之三十一強，二月份也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這樣的比重，已大大超過了去年（平均佔百分之十八）而接近了一九五一年（佔百分之三十六點二）的水平。但，儘管如此，誰都知道香港對中國大陸的輸出還是遠遠地落在人們的期望之後的。

香港的商人盼望着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有進一步的發展，至少也在盼望着今年兩個月對中國大陸貿易的比較穩健的局面能够鞏固下來，因為實際上只有這一線生意是有可為的。但是，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加緊管制的消息却傳來了。

加強禁運的措施

繼三月十六日英國交通部長的命令之後，香港英國政府新聞處亦於三月二十六日發出消息：「一九五三年海上貿易管制（中國及朝鮮）法令」定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起生效。自三月三十一日起，根據英國政府頒佈的這個法令，凡是在聯合國王國或其殖民地註冊的毛重在五百噸以上的英國籍船隻，自世界任何一地開往中國或北朝鮮、或在中國與北朝鮮港口之間行駛之前，均須由船隻的所有人或經理、或船隻的承租人申請領取執照。領取這種執照所要遵守的條件是：這艘船隻在執照上註明的那次航行中，不得載運執照上所開列的各種戰略物資的任何一種前往中國或北朝鮮。這就是今年來第一個用法令固定下來的加緊管制的措施。

這個法令規定：從英國開出的船隻，其執照在倫敦發給；從香港開出的船隻，其執照則由香港英國政府海事處（代表英國交通部）發給。申領這種執照，據說不會很困難，香港英國政府工商管理處處長石智益說：「只要船公司能保證所載運的貨物都不是『戰畧物資』，那麼它就可以領取到一份執照。」而且，聽說爲了照顧到核發執照的機構與航商之間的共同便利，行走香港與中國大陸各港口之間的定期班輪船，還可以根據法定手續，領取一年爲期執照。這樣看來，因新法令的頒行而增加的「技術上」的麻煩至少是不太大的。

只是，問題在於：「採取此一步驟之目的，在加強遵照聯合國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而施行之禁運戰畧物資至中國之措施」（香港英國政府新聞處的解釋）。這就是說，使人覺得麻煩的，是這個法令無論如何都在意味着加強禁運——對已經是殊不正常的貿易作進一步的破壞。

顯然，這是和香港商人的切身利益不相容的，也是和香港的整個經濟利益不相容的。因此，儘管一方面頒佈了加強管制的法令，而在另一方面，香港的英國官方人士却不斷地表示了他們對加強管制這個

問題的不滿。例如，香港英國政府工商業管理處處長石智益就說：「採取任何限制措施，都將或多或少地損害着香港經濟，這是可以肯定的。」英國駐在香港的商務副專員范錫士也表示過同樣的看法：無論限制的程度怎樣，都將會影響到香港的商業活動。非常明顯，一張加強管制的明令與一片加強管制的決心之間，並不是沒有距離的。

這種距離，反映了美英之間的「協議」，實際上只是「同床異夢」。

和平貿易的祈望

朝中的和平建議提出之後，和平形勢迫人來。在四月上旬，即將回英渡假的香港英國政府工商業管理處處長石智益又表示了：香港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來進行貿易，因此，他認為朝鮮戰爭的結束，是可以促使香港商場走向好轉的。

當然，這樣的意見一點也不是什麼新鮮的意見了。把和平安定的環境來和香港經濟的繁榮聯結在一起的，不久之前英國外長艾登就會這樣談論過：「在和平時期，香港和各國有關的生意是蓬勃的，那裏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中心之一。」不過，石智益關於香港要求進行和平貿易的那番談話，不只是發表在朝鮮停戰的可能性已經增大的時機，而且也發表在香港英國政府開始執行加強航運管制措施僅僅一個星期之後，因而便是比較能够引人注意的。

在和平安定的環境裏進行貿易，這自然是比較理想的。特別是對於香港這樣一個賴轉口貿易為活的港口說來，會感到更為必要。事實證明了，正是因為缺乏和平環境這個條件，香港曾經不能不違背自己的願望和切身利益，履行了「禁止運載戰畧物資給中國」的「義務」，因而使「香港已消失了它在正常經濟上的作用」（艾登語）。不久之前，港督葛量洪也正是因為「遠東緊張情況之趨於緩和」「目前似無可能」，而認為「在最近的將來，貿易總額的回升沒有多大希望。」